责任编辑:王春燕　版面设计:元之誼　责任校对:张君梅　　编辑邮箱:937494167@qq.com　联系电话:15044792334　5160311

达拉特快讯　响沙 XIANG SHA　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　3版

那年那月

我的一九八八

马东

看过《请回答1988》的人,有多少人被这部剧感动,双门洞的故事好像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每天隔着大街叫我们吃饭的妈妈,一起看电视打游戏的小伙伴,还有我们那懵懂不知进退的初恋……

而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的一九八八,可能也是你的……

1

八十年代中期,我出生在一个北方小镇。

出生后就一直住在我爸单位分的一处小院里。当时北方家庭生火起灶主要靠煤,基本上每家都有一个专门储煤的房子,本地爱称煤为炭,故名炭房,没条件的人家就把炭直接堆在院子里,怕雪,会苦上一块塑料布。

每年凛冬将至,各家各户都要提前储备数吨,堆满炭房,才能安然过冬。

冬日生火,可自生,也可出门借火种,借火种更省事。深冬雪夜,久出未归,推门进屋,直吐寒烟,赶紧收拾火剪、铁簸箕,出门借火。

邻居大门没锁,几步便到正屋前,主人笑脸出来,不必开口,看手中器具便知来意,挥手请到屋内,火剪做客他炉,不敢造次,夹小不夹大,顷刻告谢出来,铁簸箕已成风火轮。回家置于炉内,静待。翻开《故事会》,几个故事下来,火势轰人。

炭配火炉,可取暖、烧水、做饭、烤馒头片,无所不能。大部分人家有炕无床,一炕通铺可睡数人,比床实在。炕有两种,火炕和非火炕。

火炕甚妙,暖脚暖心,一般与灶台相连,这样便可分享炉灶余热,不必单独烧炕。火炕邻近灶口的位置就叫炕头,一般留给长辈宾客。

火炉火炕,万般好处,唯有一险,炭烟致命。后半夜的冬天,才叫冬天,通体上冻,无火难度。睡前必须压一块大炭到炉中,才能扛完漫长冬夜。

但冬夜漫长,炭灰久积烟筒,稍不走运就会通流不畅,毒烟借缝游散,随风入夜,杀人无声。命大者伏地而出,命衰者一睡永眠。

活下来的街坊邻居共处一巷,一票小孩儿常年奔于巷中,奔成发小儿。每到饭点儿,各家各妈倚门而站,手扶铸铁大门荑哮:“二蛋,吃饭!”

二蛋可怜,回家没吃几口,就会被母上派去给隔壁王姨送一碗刚出锅的素馅饺子尝尝鲜,回来时,手里必多一份王姨刚腌好的解腻曲黄瓜。赶上旺季,二蛋一中午得换四五家。

那时社会上没那么多人贩子,小孩儿是各家放放心心的免费劳动力,除了换饭,各家小孩儿还承担着全家一年四季油盐酱醋的采购工作。

打酱油是为了做饭,但大多数时候,北方人家还是以不怎么用酱油的面食为主,顿顿面条,不在少数。周末改善,我妈会做猪肉焖面,油不敢敞开放,但还是吃得满嘴犟油油。做一次,就不会少做,中午吃猪肉焖面,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焖面,肉早没了。

那时大家都没钱,平时吃不上什么好东西,但凡吃一回,一定要让人知道。

有一次,我爸带回一批小鲫鱼,鱼一进门,我就开始盘算今天要如何装逼。我妈过大油把鱼炸了,那是我第一次吃炸鱼,一口下去,如梦如幻,心里没忘,太好吃了,必须让你们都知道。

于是,我拿起碗,夹了一条,端出大门,在门口席地而吃,吃得很慢。那天很丧,我慢速吃鱼,每根刺嚼两遍,吃了三条,没路过一个熟人,把我气的。

吃到后来鱼凉刺硬,我才醒悟,老子要为自己吃鱼,不能再为你们活,扭身回屋,配上米饭,浇汁蘸汤,又下两条,心满意足。

鲫鱼不常有,土豆天天见。土豆是北方人民的好朋友,在光景好的人家,土豆可以炒牛肉,烩猪肉、炖鸡肉,在寻常人家更是万能,万物可配土豆,土豆不负万物。

2

家家户户,无豆不欢,土豆地位之高,无法想象,人们甚至专门为土豆修了窖。有院儿的人家,基本都有一个土豆窖,专门用来储存土豆,有时萝卜也能沾光,进窖小住。

窖一般都很深,动辄两人高,窖口封闭,有一道窖门,窖内没灯,照明全靠窖门大敞的光漫反射,下窖工作一般天然承包给男性户主,户主不在,便由长子代劳。

我自幼下窖,探窖经验丰富。下窖前,需先换一身最不心疼的旧衣裳,沿壁下底,安全落地后发出信号,呼唤母亲投掷口袋。

窖内弱光,家里有条件的,会带一个手电,高科技作业。我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只有一根蜡烛,点燃放于僻静处。

还有些时候没带蜡烛,就全凭胆色去摸,摸到长芽土豆心下一惊,已算上签,怕的是摸到各路窖明小动物,活的还好,起码摸一下就跑,我一直担心并期待摸出死耗子,可惜一直没摸到。

动物里边我最熟的是鸡。说是城镇居民,但往上数二十年,都在种地务农,刚刚完成农转非,所以虽然进了城,但还是惦记着自给自足,院儿大的,会开出地来,种点柿子、架点黄瓜、码一排葱。

院儿小的,像我们家,种不了菜,就直接搭一个铁网鸡笼,最多的时候,养了十几只鸡,母鸡居多,主要就是为了吃鸡蛋。公鸡不行,太操蛋,早上五点打鸣,人神共愤。那时想吃鸡蛋异常方便,只需开笼探窝,伸手取蛋,现下现吃,保质保鲜。

鸡蛋做法多,可煮、可煎、可炒、可荷包。我最爱的,是煮方便面,上边横卧一个荷包蛋。不过这个待遇不常有,算病号餐。那会儿图便宜,家里买的方便面都是散装的,没有包装,箱子里直接放着几十个裸面。

鸡蛋虽可再生,但也不能放开管饱。偶尔母鸡状态不佳,也会断档缺货。本来定好晚上炒鸡蛋,谁曾想,伸手摸窝,摸来摸去,只有一颗,只好作罢,临时改成蛋汤。

因荷包蛋而期待生病,生病好处多,可吃蛋,还可告假幼儿园,一举多得。我不爱上幼儿园,最大的原因是撞衫。原因不明,我五岁时就非常在意撞衫这件事,那是一九九一年,街上裁缝铺比服装店多,想买成衣只能去百货大楼和自由市场,选择有限,所以撞衫几率非常高。

撞得最惨烈那次,我差点断气。那天我身穿新买的套头棉袄,前边是一个通联兜,双手可以私会见面,我很喜欢,爱这个款。

刚进幼儿园大门,我就发现一个缺逼孩子和我撞衫了,一模一样,抬头一看,是我们班同学。我掉头就走,我妈上来揪我,我死命挣脱,老师跑上来帮忙拦我,我放声哭,她们放声问我为什么哭,我一句话没说,我觉得,撞衫之惨,她们不懂。我越哭越烈,几近窒息。

幼儿园总是伤我。有一次,老师挨个儿问大家同一个问题,“你家住在哪儿?”轮到我时,老师问得已经嘴麻了:“马小东,你家住在哪儿啊?”我答得简明扼要:“厕所旁边。”意料之中,全场猪叫。

我家确实住在厕所旁边。听起来有点倒霉,但其实好的不能再好,不是紧挨着,离院墙还有十几米,空气质量不受影响。九十年代初的北方小镇,没几个人见过抽水马桶,如厕问题,全靠搪瓷尿盆解决,人多的家庭直接用桶。

每天一早,是个景观,全镇人民,一起出门倒尿盆。可尿盆再好,初衷也是为了救夜急,白天,还是公厕来得畅快。全巷上百户人,就这一个公厕。有人住在巷口,尿一泡得走上半天。再有尿频者,一天时间不够上厕所。

当然,九十年代初的北方小镇,天黑之后,全城皆厕。仅靠每家后墙写的“不准随地大小便”的警告语是防不住的。

3

那时娱乐活动贫乏,大家只能见缝找乐。小孩儿总盼着有人串门,经常盼来要饭的,有的会打快板,有的什么也不会,只管开口要钱,倒也好打发,要的不多,一毛就走。

爆米花是唯一一个万众期待,老少皆宜的大型表演。每次等到爆米花大爷降临,全巷人民就算是提前把年过了,扶老携幼,举碗顶盆,装满大米玉米,各类谷物,自带白糖,排队听响。

大爷笼一丛火,架起炮弹铁炉,一手掌舵转炉,一手鼓风助力,左右开弓,俯瞰众生。群众们早已自发集结,板凳一坐,瓜子一嗑,有的人对爆米花无爱,但就是喜欢这个氛围,愿意凑个热闹。家家都要爆,有时一爆就爆到了晚上。

夜色千里,整条巷子都供着那一丛炉火。等到炉温成熟,大爷卸下铁器,单脚踩死,砰,一声巨响,任凭你塞烂双耳也无法躲过,瞬间浓烟弥漫,各舍轰人,众人一拥而上,眉开眼笑,胜似过年。

孤巷生活终归单调,还是要去远方。远方不远,就是奶奶家和姥姥家,奶奶在鞋厂上班,我小时候穿鞋没花过钱,姥姥缝纫机使得好,常年为我的旧衣服续命。

好歹叫个远方,当然不能走着去,我坐的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,我妈带我,我骑在后座,那是我的终生阴影。

恐惧之源是那次去姥姥家,街上车少,我妈骑得飞快,将至之际,惨剧上演,我的左脚,不慎被绞进后轱辘,那是一只还在上幼儿园的脚,我疼得直叫,我妈回头看我,脚下没停,又往前冲了一段儿。凭感觉说,我当时觉得那只脚已成肉酱,少说转了十几圈,没想到,下车一看,脚的大致形状居然还在。

自那以后,我坐自行车后座都会把双腿抬高,尽量高,很累,但是,安心。

危险无处不在。每年正月前一个月,镇上最长的一条街就会变成烟花爆竹一条街,全城炮商在此扎堆,摊位手拉手,夹道码出两条长龙,站在中段,不见首尾。

我一生看过很多焰火表演,最震撼的一次,就是在那条街看的。那天,我和弟弟带着两块钱去扫货,挑来挑去还是觉得火树银花性价比最高,别的都不合算,正选着,就听见前方有人在放鞭炮,不时还夹杂几个二踢脚,当空爆炸。

几分钟内,炮声越来越密,越来越杂,小蜜蜂、窜天猴悉数登场,还惊动了礼花哥。眼前的摊主,有的忙着找苦布,有的直接推车离场,消息传来,前边一个二逼给买主当街试炮,火星飞窜,交叉引燃,一家连一家,越引越多,如火烧赤壁,抽身不得。

没过多久,演出达到高潮,炮火连天,震耳欲聋,场面堪比百团大战,整条街像在欢庆开国大典,对于我和我弟弟这种平时放鞭炮都要把线拆了,一个一个放的选手,面对此景,已经无法准确表达情感。消防车到时,大典已近尾声。

那个年代,过年是件大事,需准备万全,不得草率。过年要穿新衣,我十岁前的过年衣服基本都是在裁缝铺做的,量体裁衣。挺好的,省得撞衫。

对小孩儿来说,过年就是为了过年货。姥姥每年都会提前准备海量年货,腊月就开始忙,最难忘的是炸麻花,一定要吃现炸的。刚出锅的麻花,通体娇酥,一口下去,有弹性,但不粘牙,连吃三根可解千愁。

年关将近,还要进行一轮浩荡清扫、洗万物,扫世间。家里的布,尽过水涤,全屋各处,不见尘土。都干净了,就该贴对联了。早年间没有透明胶,贴对联前需先熬一大锅浆糊,然后双人配合,一人刷浆,一人贴对。

过年如过关,每一关都不能虚。终于,扎扎实实熬到大年三十这一天。二踢脚起得比鸡早,小孩儿放鞭炮,男人打麻将,女人围成一圈儿包饺子。从早到晚,各处洋溢着无头无绪,发自肺腑的热闹。到了晚上,饺子就酒,酒就春晚。

十二点一到,全家出门接神,全镇人民把之前没舍得放的所有镇宅重炮一口气全放了。满天满地的焰火,宛若爆炸星河。最后,全家人一起回屋挤通铺大炕,越挤越亲。一觉醒来就是大年初一,有人发钱,有人收钱,各得其乐,彼此两全。

整个正月,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抽离世外的氛围中。那时,大部分人都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过年这件事,溢于言表,基本上是元宵刚过,就开始期待下一个年了。

乡土情怀

故乡的红柳林

张志珍

每当想起故乡的红柳林,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儿时的很多往事,联想到故乡的父老乡亲及养育我的那片热土。

红柳林生长在我们村子西端与黄河东岸相连接的中间地带。

红柳属于多年生半灌木科,树杆是枣红色的,叶片浑叶状,花有粉色和白色两种。夏天走进红柳林,绿叶红杆,郁郁葱葱,一望无际,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粉白色的小花上,彩蝶飞舞,蜜蜂忙碌。

红柳林中杂草丛生,是各种飞禽走兽的栖息之地,生活乐园。走进红柳林,经常会惊动草丛里的狐狸、野兔、鼠类以及野鸡等,“扑楞”一声从我们身边飞起或者逃走,既惊吓着了我们,也惊吓着了它们。夏天,这里是我们挖苦菜的地方,冬天,这里是我们跌柴火、拾粪的地方。红柳林里苦菜不是很多,有也是叶子肥大、根部很粗的那种碱地苦菜。但是苦蓉却很多,一窝一窝的,挖不上苦菜的时候,我们就会挖一筐子苦蓉回去应付母亲。可是,这么好的高营养价值的苦蓉补品,猪却不喜吃,白费辛苦不说,还要招来母亲的一顿数落。但是,那个时候为了去红柳林里玩耍,经常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

红柳林最早是无人管理的,人们可以随便进去乱砍乱伐、牧马放牛。那时候,母亲有个结拜姊妹名叫艾木独,每年夏天游牧倒场都要到红柳滩来。每次来的时候,都会带着各种奶食品来我们家,有鲜羊奶、酸奶、奶酪、奶皮、酥油,那是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的食品。那时候,没有现在的塑料包装袋,都是用自制的羊皮口袋或牛皮口袋,一口袋奶能装满一大搪瓷盆。阿姨走的时候,姥姥和母亲也会给她回赠很多我们自产的粮食和蔬菜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其实是一种最原始的物与物的交易。当然,这里面也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。

红柳是一种很有韧性,坚硬的灌木。它的用途很广泛。首先,它是一种特别硬实的烧饭燃料,用它做饭比其它燃料火头更硬,比如炖肉、蒸煮、油炸急需大火的时候,红柳柴火最赶急紧。其次,红柳可制作成很多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。把红柳去皮,可以做成很好的筷子,可以做成洗碗、洗菜、淘米、压豆腐的篮子,可以做成担土、拾粪、挖苦菜、捡柴火等用的箩筐,可以做成存放粮食、拉土送粪用的柳囤,还能做镰把、斧把、锤把、铲把、锄把等。红柳还可做建筑材料,在钢筋、水泥还不多的年代,红柳是农村人必不可少的盖房子用的压顶材料。房子上梁摆椽后,必须用一层红柳帘子(俗称“笆子”)压顶。同时它还可以用来扎栅栏、扎牲口棚圈以及各种柴扉和瓜地里的茅庵房……小时候,红柳是很多男孩的最爱,他们用红柳制作的弹弓射击麻雀,弹射的距离很远。红柳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,就是妈妈惩罚我们的刑具,如果谁不听话,或者做错了事,妈妈就会用又光、又细、又软、又韧的红柳条抽我们。平时,红柳条就被压在砧子底下,可随用随取。只要我们当中有人调皮捣蛋,妈妈就用它来吓唬我们。每当妈妈亮出这一刑具时,大家都不寒而栗,马上会低头认错或者去做该做的事情,如果倔强的站下不动,就会挨一条子,一抽一股红肿,而且这种痕迹没有几天的时间是很难消退的。

由于红柳的用途十分广泛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杭锦旗旗委、政府在我的家乡巴拉亥公社福茂西村的西南端,建立了一家柳编厂。该厂的员工都是从沿河各公社、乡村选拔推荐上来的积极分子和照顾对象,我们村就有三位柳编厂的工人,除了六十二岁的父亲岁数稍微大点,其他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。柳编厂的主要产品就是箩筐和笸子,箩筐是当时当地及周边地区经常使用的一种农业生产工具,担土、担粪、担柴都需要它,笸子是盖房子的压顶材料。柳编厂运营后,对我们当地农村经济及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不仅给本厂的家属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挣钱便利,也给我们福茂西的村民带来了福祉。姥姥和她的朋友们及附近村民,农闲的时候经常会去柳编厂选条子,挣点小钱,补贴家用。

红柳条子分为三个等级,粗而直的是编大箩筐用的,细而直的是编小箩筐用的,弯而不直或者不是单株的,则是编笸子用的。每到春季周末,我都要陪着姥姥去柳编厂选条子。

还有很多小伙伴们去给工人们搬条子,就是去枝杈的意思,结算方式是按捆计算,一捆子是一角钱,直接和工人结算,当时就能拿上现钱。稍微勤快点的,用自己搬条子挣来的钱,既能够满足自己上学的费用,还能补贴家用。

柳编厂成立以后,当地政府对红柳场开始严加管理,有专人负责,不让人们随便进去乱砍乱伐了。过去村民们没柴烧了,可以随便进去砍上一背柴,背回来晒干烧饭用。严管后不行了,就连白刺也不让伐了。我们去红柳场只能捡拾牛、马、驴粪顶柴用,再就是用耙子搂枯草当柴火烧。

红柳每年平茬一次,大致时间是在大雪后的冬闲时候,公社动员有吃住条件的各大队、小队的村民,都来我们福茂西村四、五两个队有亲戚朋友的家里住下,突击砍伐十余天。当天砍伐,当天过秤,赚点小钱,过年好用。

我们家每年冬天这个时候,都要有一家亲戚来住下砍红柳。他们吃住在我家,每天吃过早饭走了,晚上黄昏时分才回来。姥姥和妈妈都用好吃好喝来招待他们,中午还给他们带简单的干粮。冬天不仅是农村人休闲的时候,也是一年之内吃水最好的时光,此时羊也杀了,猪也宰了。那个时候,我们家的日子要比一般村民家过的好一些。一是因为姥姥、姥爷还能行动,家里养着羊,养着猪,养着驴,还养着鸡、兔、猫、狗,凡是北方农村人养的家畜,我们家好像都有。二是因为我的老爸在当地基层供销社工作,冬天单位分的肉食也不少。那个时候姥姥、姥爷在当地也没有什么亲戚,只要能整起班辈的都认作亲戚,而且还常来常往。只要是亲戚上门,都要热情招待。受他们的影响,我现在也有这种习惯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,钢筋、水泥等建筑材料和农业机械化在农村不断推广、运用,传统的柳编行业及相关产业逐渐消失转移。七十年代中期,柳编厂经营不下去,与杭锦旗红陶瓦厂合并,原有的员工由柳编工人转变成了砖瓦工人。红柳场也随着黄河东移,逐渐缩减,被淘到黄河里或者黄河那边去了。

一转眼,四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故乡的那片红柳林究竟少到何种程度也不得而知了。但是红柳的红杆绿叶,花瓣的香味依然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;引水渠大坝,妈妈讲的“蛇的故事”,林中的小路,黄河渡口船,仿佛就在昨天。林中茂密的杂草野花,草丛中各种飞禽走兽,爬行的长虫短虫,懒散地卧在草地中睡觉、打滚、抖鬃、撒欢的牛马驴骡……每当想起这些,遥远又亲切,留恋又不舍。多少次想把我心中的红柳林用文字记录下来,由于疏懒,一次又一次被搁浅。

这些年来,我不停地游走于异国他乡。去年在法国里昂的植物园里看到一株又高、又大的红柳,倍感亲切,犹如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乡亲。最近又在巴黎街头偶遇一株红柳婆娑摇曳,顿时激起我写作的冲动,决心要把自己深藏在心底的红柳林写出来,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。

如果有机会再回到故乡,我一定要去观赏那片红柳林的芳容。

岁月印记

大炕记忆

牛新艺

季节更迭,时代变迁。

从前几年开始,买了新楼的住新楼,买了旧楼的重装修。那些有幸在城里有一处蓝天白云都属于自己的小院儿的城里人,也纷纷翻修。厨房一定要有热水,卫生间必装马桶,炕大多要铲掉,特别是进了门就看见炕的那种。

但对于我这个乡下人来说,炕凝结了太多的回忆。那时,有亲友来,进门一定要说:“上炕,上炕!”特别热情的人会说“脱了鞋上炕来!”

那时的炕,既有现在床的功能,还有沙发的功能,甚至沙发的功能远远大于床的功能。

一盘大炕,一摞四四方方的被褥折在炕尾,就是精致的床头。那些不识大体的客人,总会大大咧咧地靠上去,甚至会把人家的被褥掀翻,每当这时候,主人也不计较,总会说“没事没事,他二叔你勤往后靠”。于是客人头往后一仰,被褥的重心稳稳地倾向墙的那一边,此时背后的被褥就不当所沙发靠背的作用了。

饭菜也是在炕上享受的,四腿小桌既是餐桌,也是茶几,抽烟、喝酒、侃大山,整个人间都在一盘炕上。地下则是储物间和饲养院,大多人家地下都放着时蔬、水瓮,猪食盆或别的家禽“餐具”和杂物。讲究或是“富有”的人家会有门阁,红蜻柜并一俩板凳。但板凳绝不是备给上等客的,坐板凳者,多是偶尔串门或借物问事的人坐坐,坐会儿就走,要不然,会成“坐冷板凳”。炕才是热的,才是至亲挚友的,才是长久的。路远的客人留宿,主人一定会说“睡锅头,锅头暖和,后炕冷。”

如今时代变迁了,交通便利了,路途不再那么遥远了,大多人家的炕也被铲了。客厅里放了沙发,装了WiFi,大伙儿坐一起喝杯茶,玩会儿手机,坐坐就走。沙发正发挥着那时板凳的功能,而炕却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可是每一锹下去,心里总空落落的,烟煤和泥土冷冰冰地四散着……那些乡下的炕也正在消失,纵使北方的冬依然很冷。